

女警官

手记

胡玥 著

无翅的飞翔

无翅的飞翔 无翅的飞翔 无翅的飞翔



版社

I253

80. C₂

胡玥 著

无翅的飞翔



农干院 B0064812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翅的飞翔:女警官手记/胡玥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9

ISBN 7-80171-187-4

I. 无…

II. 胡…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0457 号

无翅的飞翔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5 字数 301 千字 插页 3

200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9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ISBN 7-80171-187-4/I·123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目 录

手记之一	神机·····	(1)
手记之二	李永木探案三录·····	(13)
手记之三	胜算·····	(29)
手记之四	蛛丝马迹·····	(46)
手记之五	细枝末节·····	(62)
手记之六	李胜利的刑警生涯·····	(71)
手记之七	无翅的飞翔·····	(82)
手记之八	黑夜抹不去的黄昏·····	(93)
手记之九	不惑的太阳树·····	(110)
手记之十	白炽·····	(125)
手记之十一	毁灭·····	(129)
手记之十二	伤害·····	(133)
手记之十三	劫持·····	(140)
手记之十四	强暴你干吗不反抗·····	(153)
手记之十五	陷落·····	(168)
手记之十六	丑柳·····	(176)
手记之十七	死也不供·····	(188)
手记之十八	情人节玫瑰·····	(195)
手记之十九	华北头号通缉犯伏法始末·····	(208)
手记之二十	灾祸·····	(237)
手记之二十一	青纱劫·····	(245)
手记之二十二	明眼·····	(257)

手记之二十三	案底.....	(263)
手记之二十四	“冰”点.....	(283)
手记之二十五	“公爵王”失踪之谜.....	(297)
手记之二十六	夜色安静.....	(310)
手记之二十七	线索.....	(324)
手记之二十八	功过.....	(337)
手记之二十九	闹贼.....	(353)
手记之三十	定力.....	(363)
手记之三十一	荔枝血雨滴.....	(373)
手记之三十二	兵发洛阳.....	(382)
手记之三十三	从清早的水中流过的罪恶.....	(390)

手记之一

神 机

李财,1951年农历八月初八,生在内蒙古阿鲁克尔沁旗大草原,属兔,且是沙窝窝里的旱兔子,为人忠厚坦诚,在生产队做过会计,当兵时支援印度支那出国到过老挝。1975年3月5日雷锋纪念日那天复员,先当公安特派员,后当刑警。任阿旗公安局局长时,阿旗公安局连续五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公安局。

李财现任赤峰市公安局副局长。

雪黑雪白

雪没膝深。

天光一片白花花的。高大驴人葬七天,雪一直没有停。高大驴的两个妹妹每日来坟上,心里凝着比雪还要厚的问号。可那天光一日比一日低沉地压得她们不敢透出那口气。

“姐,哥死得不明不白,咱报案吧!”

“报了案,若查不出呢?哥的亲骨肉还跟着人家!我怕将来他们连侄儿也不放过……”

“听旗上人说,咱阿旗有个叫李财的警察办案神着呢。”

风无遮拦地将坟上的雪刮出去老远,落在别处,坟露出土色,就仿佛躺在坟里的人听见了那话,想出来见见天光似的。

李财站在天光和雪原之间，看见高大驴的那被冻得挺挺的尸身泛着红赤的光泽，那模样已趋安详，看不出悲，看不出怨，也看不出平日里的暴躁。李财耐心地等待着这个躺在死界里的人在阳世的青光里慢慢融化。

高大驴化了两天一宿，李财等来的解剖结果是：胃内容无异常。

李财将一地雪踏得稀碎，跺跺脚说：我就是不信！然后趟着没膝深的雪走了，而他扔在风中的话，却像不化的雪花覆盖在雪原上。

那天夜里，高大驴睡得迷幻，迷幻中他似乎感觉世界一片窸窣窸窣的响动，离他不远的地方，有脚从空中落地的咚咚声，那不远的地方是一片围栏又一片围栏，羊倌马倌的脸色肃然，他们在远远的地界向他比划着什么，他极力想睁大眼看清那比划的意思。他一睁眼就醒了，老婆这时从外间进来，他说这天还黑着呢，你干吗去了？

他老婆被惊了似的叫了一声，说你想吓死我呀，我看看那门是不是关上了，风大总拍门子响哩。

他想刚才都是梦，他就翻了个身子复睡去。这些天他腹部不适，胃往上翻酸水，卫生院的大夫给开了些“柴胡舒肝丸”吃着，也未见怎么好，觉也睡不踏实。再醒来时，孩子已上学去了，他在外面溜了两圈，回来问他老婆：饭呢，饿了。他老婆说，自己的身体自己不想着，先吃药后吃饭。

“柴胡舒肝丸”就摆在桌子上，那药丸子在蜡封的小纸盒子里装着。他像平日里那样，细细地看过之后，确定蜡封完好，才轻轻一捏，药丸子就出来了。他吃完药，不一会儿就感觉身体软软的，从没有过的那种难受，他喊他老婆说，我夜里做了个梦不吉利，梦见羊倌要说啥，你看我现在像要死了一样吧！快去叫大

夫救我。

他老婆去叫大夫的时候，高大驴的两个妹子正好进门。大夫来时，高大驴在桌子上开始吐白沫，大夫就急急地给他打了针阿托品。这一打，高大驴就直挺了身子，抽搐。大夫说，这病看不透，还是往旗医院送吧。旗医院离这儿 150 多华里远，套上车没走出营子，高大驴就没气了。

高大驴家的屋已成空屋。高大驴的老婆在他人殁后就领着孩子走了，院子用白桦树枝子扎成篱笆围着，人去屋空，这一片世界便格外安静，李财在篱笆外一寸雪地一寸雪地翻寻着。傍晚时分，那个蜡封丸药的小纸盒在距篱笆不远的沟沟里被李财触到了，他隔着雪触到那冰凉的硬物时想：他找到了他要找的物件。

他把那个药丸盒放在屋里等待变暖的过程时，像是再度看到了被解剖了的那个高大驴。

高大驴的妹子告诉李财，嫂子王桂花曾跟着营子里的闲汉王震林私奔了好几个月。两人回来都被高大驴用铁锹拍过，高大驴虽心性暴躁，但心眼儿极细，有几次她嫂子王桂花把丸药提前取出来让高大驴吃，都被大驴给一扔好远，他不信任跟人私奔过的王桂花。

李财用微火烤化药盒上的蜡，在小小的盒身上，他终于发现了针穿过纸盒留下的圆圆的针孔……

营子不远的山坡上住着一个 70 多岁的老太婆，名叫阎婆惜。世界就是这样的机巧，阎婆惜不知还有一部《水浒》，自然也就不知《水浒》里和她同名同姓的那个阎婆惜了。阎婆惜坐在暗黑的屋子里，就像沙窝里苍老枯干的树枝子。门外，她认识的一个羊倌带着一个陌生的羊倌立在雪地里，她说你来给我送吃

的了？

羊信就进到屋里将热乎乎的一块羊肉掏出来放在阎婆惜冻得抖抖的手里。

“震林好久没来了？”羊信说着从怀里掏出酒壶就灌了一大口。

羊信和阎婆惜说话的时候，陌生的羊信就瞅空子仔细打量这屋子，陌生的羊信是李财扮的。这几日，他悄悄遍访了营子里的羊信，羊信说，王震林和王桂花总是偷偷摸摸上山在阎婆惜这里约会，高大驴临死的前一天晚上，王震林和王桂花前后脚都来过。李财分析，王震林有老婆孩子，毒药不大会放在家里，极大可能把药和针藏到阎婆惜这里，而阎婆惜该是重要知情人。

阎婆惜只吃羊肉并不回答羊信的话。

“听说，营子里的人一过高大驴的坟地，就听见高大驴的哭声，高大驴还给人托梦说，把害他的针和药埋起来他就不哭了！”羊信继续说。

阎婆惜的手一抖，肉就掉到了地上。

李财说：“人家公安局的开棺验尸了，说不是毒死的，营子里的人瞎传。”

阎婆惜从地上捡起那块肉在袄上擦擦又塞到嘴里。

羊信说回头我再给你送吃的，就和李财一前一后地走了。

夜里，半山坡上风咆哮着就像要把整个世界撕碎了再吞下去一般，阎婆惜颤巍巍在房后挖了一个小坑，又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埋上，提着锹进屋时跌了一跤，从此一卧不起。

王震林对王桂花说：“阎婆惜托人传话说公安局的开棺后没验出啥来，按病死复又埋了，咱回吧，这儿我哥嫂已撵了好几次了。”

王桂花说：“你能保准不是圈套骗咱？”

“嗨，他们就是真抓咱，咱俩死咬着不承认，他们没证据也不敢咋着咱！”

王桂花回到家里的那天，李财就在她家里等着她呢。

王桂花硬着脸什么也不说。

李财拿出农药甲胺磷瓶和那个针管说：“人家都说了，你还有啥不说的。王震林要不告诉我，我到哪儿找这些东西出来，那天晚上，你俩半夜趁高大驴睡着了，一个翻篱笆进去，一个偷偷从房里溜出来，用这针管将甲胺磷从蜡封的纸盒外注射到药丸里去，再用微火一烧蜡复把针眼封上，那高大驴哪想到你们手这么毒？他这次虽心细也没察觉，最终还是死在你们俩手里……”

王桂花听得傻呆在那里，这些情节都对，她还想起她把药丸封好揣怀里偷偷进屋时被高大驴惊了一跳那情节。

高大驴脾气暴躁，结婚之后对她不是打就是骂，那次打急了，她就跟相好的王震林一起逃到外地过了三个月恩爱的日子。钱花完了，两个人不得不回到营子里，高大驴就拿了铁锨满营子追着打，若不是羊倌拦得及时，王震林那天非被高大驴拍死不可。他们就从那次心生了要杀死高大驴的欲念。王桂花有一次去王震林家合计办法，被王震林的老婆撞上了，王震林老婆说：“王桂花我求求你，咱们都是当妈的人，孩子都老大不小了，你就放过震林回家好好过日子吧！”

王桂花羞臊地走了。

后来，王震林通过羊倌认识了阎婆惜，他平日里常送些吃的喝的给那个老太太，老太太无儿无女就把他当了亲人。王震林就把和王桂花约会的地点换到了这个隐蔽的山坡上。

关于毒杀高大驴这事，他们都是当着阎婆惜商量的，一共商量过七次，七次都没成，那药味极大，很难不让高大驴发觉，这第八次还是王震林想出的主意，他把药放在阎婆惜家的空缸里，又

从乡卫生院讨了两套注射器……

王桂花和王震林均被判了死刑。

临刑那天，王震林说：“桂花，咱死也死到了一块。”王桂花隔着中间的两人骂道：“王震林，你他妈的不算个男人！”

王桂花一直以为是王震林先交待了，所以至死她都恨他。

雪后初晴，高大驴的两个妹子跪在坟前，哭着说：哥，你要记住，是那个叫李财的警察给你申了冤。

雪融在坟上的土里，湿湿的一片。

草色青青

女孩从井里捞出来时一脸的哭相。

法医检验得挺仔细：尸体无损伤，处女膜完整，不是他杀，是自杀。“给女孩准备后事吧。”法医说。

李财说“且慢。”

李财首先看到的就是女孩的那一脸哭相。然后他顺着女孩的脸就看见了女孩泡胀的肚腹，女孩是在井里一点一点溺水死的，她胀大的首先该是胃部，可是一个13岁的女孩那肚腹部隆起的形状有些反常，他说“这女孩怀着孕呢。”法医几乎是尖叫起来，说：“你不是开玩笑吧，这女孩的处女膜完整无损，怎么怀孕?!”

李财不理睬法医话里的尖锐，蹲在女孩的身边，将女孩的小手翻起一看，十指都破了，那是女孩扒井壁往上攀爬时留下的痕迹，说明女孩求生欲望强烈，女孩她不想死呀！

李财站起来跟法医说：“你解剖吧，女孩若真是没怀孕，你当局长。”

“她若是怀孕了才真是奇迹呢。”

法医一边解剖一边不屑地嘟囔着。可是奇迹确实就在他话音落处出现了：女孩的子宫里确有一个已成形的胎儿。

草原的4月，草色青青泛着初春的气息，农人开始在解冻的湿地上翻耕。晚霞的余辉宁静安详地倾泻在山光草色里，并沿边上的足迹已被踩踏得无以辨别了，李财就绕到道路的两侧仔细地码着足迹，天渐渐地暗下来，他打开随身携带的手电筒，借着手电光，他终于发现脚印是从营子南侧绕过来的，除了女孩的足迹还有一个男的足迹，这个男的会是谁呢？！

女孩的照片挂在墙上，照片上的女孩眼睛水秀水秀的，女孩的妈站在照片前哭成泪人一般，女孩的姨和小表哥站在旁边默默的，李财进去时，大家自顾悲伤也没和他客套，李财是想和女孩的妈聊聊昨天晚上女孩失踪前的情况。他偶尔瞟了一眼女孩姨家的儿子，他在一瞬间似乎从男孩眼里捕到了一种信息，是什么？说不清。直觉里，那女孩的小表哥似乎急于要躲避他，他装作默然把目光移到其他人身上，果然那小表哥就悄悄地趁大家不注意溜了。小表哥溜走时，李财偷视了一眼那小表哥走路的姿势和体态……

小表哥恍惚地走在夜风里，他的眼前是拂之不去的女孩那双水秀水秀的眼睛，那天他怎样也按捺不住内心的躁动，就像发了情的牲畜。恰好那时，女孩放学回来了，女孩进到院子里叫了一声小哥就回去了，他尾随着女孩进到屋里，然后从后面抱住了女孩……

就那一次，强烈的犯罪感从此深深地摄住了他，他的父母也并不知17岁的儿子困兽一般陷在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里，无力自拔。

一天，女孩在半路上截住他说：“小哥，我一直没再来那个了，你带我去医院看看吧！”

“不可能的，就一次，怎么会弄成这样呢，那一次我也不是成心的……”他震呆了，也吓坏了。

天真单纯的女孩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倘若真的怀孕了，小哥陪她去医院做掉就行了。又过了一个月，她确定自己真是怀上了，就再次找到小哥，小哥抱着头想想说：“这样吧，明天晚上我在营子边等你，我们商量一下。”

那晚，女孩噙了泪水默默地跟着小哥往前走，她怎么会想到她所信任的小哥会狠心推她下井呢？

小哥那时已忘记了女孩是他的表妹，他像魔欲附身一般，一把就将女孩推下去了，女孩的纱巾落在井边上，女孩要抓那条红纱巾没抓住……他把那条红纱巾扔下去盖住了女孩最后的眼光……

可是女孩那水秀水秀的目光一生一世地摄住了他，那罪孽至死也洗不清的呀！

李财从女孩的小表哥的床下找到了与现场足迹相吻合的那双鞋子。

小哥被判无期徒刑。

法医说：“我搞了一辈子法医没见过这么奇特的案子，处女膜完整无损竟然能怀孕！”

李财请教妇科专家，专家说医学上有过这样的解释，就是由于年龄小，第一次之后处女膜还长且能复合。

医学上虽有这样的解释，然而谁也没遇见过。

给女孩入殓的那天，一片云驮来一阵雨，雨后，奇迹又出现了：女孩哭相的脸竟舒舒缓缓地笑了。

第一现场

列车飞驰而过的时候,车身抖落的风声挺刺耳的,老人的目光穿过风声落在一只大口袋上,口袋很沉很重圆滚滚的像盛满了肉的肉口袋,老人想一定是跑早市的屠夫遗下的,这一袋子肉不少斤呢,老人打开袋子时的惊呼声压倒了列车飞驰而过甩下的刺耳的风声,怨不得老人啊,袋子里装的是少了手、足的人体的四肢!

四肢分装在两个盛过面粉、对口套接的纤维袋中,其一印有“天津雪花面粉”字样,袋内,切掉手足的碎尸四肢分别以一个带有孔雀图案的豆绿色枕套,一条黄色图案的毛巾,一截白地粉花的衬裤裤腿和一块蓝地白花的塑料布包裹。尸块创面清晰,刀痕边缘整齐,上肢由肩关节切至腕部,下肢从胯骨切至脚踝,中间从膝关节齐齐断开……

李财在心中暗忖:凶手肢解技术娴熟的程度简直就是职业屠夫或外科手术医生水平。

然而,犯罪是无规则可循的,犯罪和反犯罪是一种超常智能的较量,主观判断须由客观根据来证实。

李财并不急于按照自己的推测开展侦破,他头脑中另有想法。一切犯罪现场,跟犯罪人的生存环境都是密切相关的,凶手为什么要将肢体扔在这儿而不扔在别处?必然有其原因。这是铁路路基南侧的一个垃圾坑,那么被害的身体的其它部位或与身体相关的物品,也应能在凶手熟悉的离此抛尸现场不远的地界里找到,他将主要警力投入到搜索和查找中。

与抛尸地点相距三公里处,在铁路折返段附近一公共厕所内发现了一个装有血衣的黑色提包。黑色提包放在厕所两个蹲

位间的墙角处,打开包检查,内有白色圆领秋衣一件,胸部印有 Recbok 几个字母及红蓝交叉图案,较肥大的粉红色背心一件,白布枕芯一个,带棱形块的黄色枕巾一条、带补丁的粉红裤头一件,女式白色绣花衬衣一件及海绵垫肩两个。枕巾上有多条蝇蛆蠕动。经检验,衣物上的血迹与那日清晨发现的四肢碎块血型相同,均为 A 型。

李财在走访中记住了一个小小的环节:提包在 7 点 40 分左右还不曾出现。

当日下午 3 点多钟,在红山区物资局仓库东墙外铁路路基北侧一个土坑内,发现一个蓝、白、红三色相间横条纤维拉链提包,周围堆满砖头、瓦块、废机油等垃圾,提包上覆盖着三块破损石棉瓦,提包内有一白色纤维袋,袋内两层塑料布,层层抖开,里边是一女尸躯干。

前后三个关联现场呈三角形分布,且均在铁路道线旁边,难道这会是偶然的巧合吗?

李财在三个现场不停地走不停地看,他在反复思考着:肢解后的碎尸未沾土,说明凶杀现场在楼房而非土房、平房;五天内没有接到被害人亲属报案,说明死者不是本地人;两次抛尸,一次抛弃衣物,其时间间隔又与铁路员工倒班的时间规律相符合,说明凶手多半为铁路系统员工;肢解尸体,间断抛尸说明凶手有独居的小环境,但没有掩埋碎尸,焚毁衣物的条件,甚至连铁锹之类的掩埋工具也不具备。李财在法医检验和解剖尸体的过程中还发现,尸体上连自行车夹过或硌过的印都不曾有,说明凶手杀人作案的第一现场不远,且是步行抛尸。

李财的目光掠过工厂、饭店、居民住宅楼,最后落在距抛弃躯干现场 300 米处的铁路单身公寓,仿佛是对自己,也仿佛是对身边的侦查员说:“我就不信,在那幢‘光汉子楼’发现不了凶杀

第一现场。等着吧，伙计们，把‘光汉子楼’挨门逐户调查清楚，咱就该喝庆功酒了！”

铁路公寓411号房间的一对夫妇就是这样纳入了李财和他的侦查员们的视线。

男人姚玉忠，43岁，身高1.80米左右，是列车段运转车车长，与前妻生有双胞胎儿子，跑车期间与大虎山女工万晓青相好，遂与前妻离婚。1996年秋姚玉忠从通辽调至赤峰，万晓青与姚玉忠结婚并跟随到赤峰，住到铁路单身公寓。万晓青比姚玉忠大三岁，平时闲居在家，经常到楼下与邻居聊天。6月8日下午5时多，姚在赤峰上班。6月9日至11日因工作问题被责令停职写检查，同事们发现他脸上有抓伤，询问原因，他说是与老婆打架弄的，运转主任安排姚11日晚6时上班，姚说“改天再上吧，跟老婆打架的事还没处理完呢。”12日上午姚跑车去隆化，13日上午10时50分返回赤峰。14日在家休息，15日早晨9时随列车去八仙洞，16日上午9时返回赤峰。当天找公寓管理人员交齐了所欠的房租费。有个邻居随口问他最近几天怎么不见万晓青，姚玉忠答万晓青去北京做服装生意去了。

姚玉忠在赤峰的去留时间与两次抛尸，一次抛弃衣物而后出走相吻合。姚玉忠有重大作案嫌疑。

凶手将死者的头、手、脚又抛至何处了呢？李财站在411房间门口时，仍想不出猜不透这个一直悬在心的问题。

房门被强行打开了，掀开床上铺着的床单被褥，李财看到了毛边大针脚缝连的枕套上的补丁，剪掉半截裤腿的秋裤，蓝地白花的塑料布，枕芯中倒出的荞麦皮以及同样绣有孔雀图案的豆绿色枕套，其颜色、针脚、截断茬口，新旧程度，均与两次抛尸，一次抛弃衣物现场遗留的相关物品完全吻合。

床下，一只电饭锅盖着盖子，有十数只苍蝇嗡嗡嗡嗡地上下